

做一杯饮品就像是“爬一座高山”

## 实景练习让“唐宝”们早一天回归社会

用量杯从制冰机取出冰块;将冰块倒入出品杯中;用量杯量取牛奶,再用量杯量取咖啡奶,倒入牛奶中;搅匀后倒入出品杯;将出品杯置于咖啡机,萃取两次咖啡液;完成后盖上油纸和盖子,搭配吸管和糖包,放入打包袋……6月25日,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,耗时20分钟,“唐宝”包包才做好一杯咖啡,途中,她会不时停下翻看制作手册。“慢慢来,不着急。”社工顾静站在一旁,轻声鼓励着,当捧出自己亲手制作的咖啡时,包包咧开嘴笑了,眼中“亮起星星”。

“爬一座高山”  
做饮品的每一步需要对着图册

从高雄路一处不起眼的院门走进,要绕几个弯才能找到1017咖啡馆,这是一家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的实践基地。负责人胡弘介绍,中心成立于2005年10月17日,接收的多是唐氏综合征患儿、孤独症患者、智力障碍患者等特殊儿童,咖啡馆也因此得名。“1017”的谐音是“邀你一起”,这正是胡弘在2005年踏出第一步的初心。“帮助心智障碍人士需要全社会参与进来”,她和同事们在付出自己的努力,“每一个特殊孩子会被更多人‘看见’”。

患儿们接受康复及融合教育的目标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归社会。比学会生活技能更进一步的是解决就业,“他们也需要劳动的机会”。

去年,胡弘和同事们反复商量后下了决心:开一家咖啡馆,“希望孩子们在实际场景中自然地接受职业培训”。

唐氏综合征患儿也被称为“唐宝”,因一条染色体的差异,他们有着特殊面容,还存在思维、行动迟缓,与人交流时有障碍。

当天,14岁的“唐宝”包包是咖啡馆的实习咖啡师,上午8时25分,包包提前来到咖啡馆,戴上帽子及面罩,将围裙系在腰间。

比照制作手册,包包一步步做完咖啡,社工顾静在一旁进行语言指导,几乎没有上手。除了拿铁,包包还会制作



社工顾静(左)指导包包制作咖啡。

记者刘晨玮 摄

甜点的雪花酥。

记者看到,在7本饮品制作册上,内页接近20页,步骤中要用到的器具、材料均用照片详细指引,为了方便“唐宝”操作,混合时液体要倒至哪一处,量杯上都会标明刻度线。每完成一本手册,顾静要用去近2小时,“拍完照又发现漏了步骤,要尽可能把步骤写详细”。

顾静说,对于吃饭、穿衣都要学习上千次的“唐宝”,做饮品的难度不亚于“爬一座高山”。

“找到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”  
从这里“毕业”的孩子要回来实习

“看到孩子能做出一杯咖啡,感动得眼里一热,她比我想象中更棒。”包包妈妈段女士感慨不已,女儿从2岁8个月开始接受康复训练,她希望有朝一日孩子能独立照顾自己,回归社会生活。

得知咖啡馆可以提供实景练习,她意识到,这将是包包迈向社会的重要一步。

看到包包从被手把手地教授,到自行对着图册完成工作,和客人交流时更自信、大方,孩子不只掌握技能,更

体验到“被需要的感觉”。段女士看到希望,“坚持下去,也许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”。

孩子们全身心沉浸其中的模样,让胡弘欣慰于自己的选择。

胡弘曾是市儿童福利院教师,工作时,她一边学习康复护理知识,一边开始研究残障儿童融合教育课题。当接触到越来越多残障儿童及家长,胡弘感受到他们的无助。彼时,社会上缺乏专业特教机构。

有家长求助胡弘,“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孩子长大后的人生”,他们无措的神情刺痛着她,“他们需要获得专业支持,去康复、去回归”。

较之普通的健全孩子,特殊儿童群体的成长道路“荆棘密布”,胡弘希望,自己能陪着家长和孩子“蹚出来”。

她辞去工作,从“三间房、三个工作人员、三个孩子”开始起步,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的同时,也开始指导他们接受认知教学、艺术教学等,从绘画、歌唱、弹奏乐器等方式中尝试“找到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”。

20岁出头的芸芸(化名)曾在该中心进行康复训练,如今在一所职校就读,听说咖啡馆开业了,芸芸打算暑期

来帮忙,“看看是否感兴趣,以后说不定也能开个社区咖啡馆”。

中心成立19年来,5000多名“折翼”的特殊儿童在这里接受了康复,其中,2000余人最终融入幼儿园和普通学校。

做完101杯才算有了  
独立做一件事的能力

胡弘招聘了食品专业毕业的社工顾静,根据时令调整产品清单,最重要的是,产品类型要便于“唐宝”完成,再用手册将步骤标准化。

在咖啡馆,有一个标准名为“101杯”。记者了解到,孩子们需要做101杯同款产品,此后才能独立制作,这才算是有了独立做一件事的能力。

每天,住在黄陂的李女士会和患有孤独症的孩子一起来到中心,孩子上课,她则在咖啡馆工作。

2021年,李女士打听到这家机构,考察后决定把3岁的孩子送来学习。以前由于下午要接孩子回家,她很难找到匹配时间的工作,通常是在学校楼下枯坐一天。现在,李女士多了一份收入,等待也变得快了许多。

“会独立出行”“会用手机”“洗头洗澡”“每天剪指甲”都是孩子们参加实习面试时要被考察的标准。

她解释,由于唐氏综合征患者存在智力障碍,除了学习技能,其言行举止及公共场合礼仪也需要一遍遍提醒及练习,“比如要轻声讲话、客气礼貌;用手机时外放声音不能太大,以免打扰到客人……”

孩子们在一方天地里被保护着的同时,也为融入社会再迈进一步。

这些年,胡弘感受到政府部门、企业、高校、社会公众对特殊儿童群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,也在更精准地给予帮助和人文支持。

记者从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,近年来,武汉市制定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实施方案,不断完善残疾人就业政策扶持体系,搭建了企业助残服务平台,为残疾人提供更多岗位选择,也搭建了保障平台帮助残疾人创业。同时,积极开展残疾人职业培训,三年来,已培训近6000人次。

记者刘晨玮 刘克取



在4号线武汉火车站,乘客黎先生认领装有3万元的电脑包。

通讯员供图

武汉晚报讯(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李丹 产启斗)一名乘客乘坐地铁前往武汉火车站,下车时接个电话,竟然将装有3万元现金的电脑包落在列车座位上,幸好工作人员清客发现并及时联动,第一时间交还。

男子赶火车,将装有3万元现金的包掉在地铁上  
工作人员发现及时联动第一时间交还

“报告内勤,车内发现一个黑色手提包,内有大量现金。”6月24日下午3时50分,4号线编号D70列车到达终点武汉火车站,站台工作人员陈贝清客时发现座椅上有一个黑色电脑包,周围无人,她打开一看内有大量现金,立刻报告车控室。

行车值班员胡柳安排工作人员将包拿到车控室,大家一起清点,发现有整整3万元现金,除了一些零食和夏天换洗衣服、水杯,没有乘客信息。

胡柳想到遗失这么多现金乘客一定非常着急,马上车站广播寻找失主。正在这时,听到广播的乘客黎先生慌慌张张向工作人员求助,称自己背包落在车内,又急着赶火车。值班站长朱森森

询问黎先生遗失背包的颜色和物品后,初步判断陈贝清捡拾的电脑包应该就是黎先生寻找的失物,于是带他前往车控室认领。

经过工作人员仔细核对,确认电脑包确为黎先生所有,朱森森、胡柳与黎先生一起快速清点物品登记,随后一路小跑送他出站赶火车。

“非常感谢工作人员,幸好我在终点站下车,不然真有可能赶不上火车。”原来,黎先生乘坐地铁4号线到武汉火车站准备换乘高铁前往浙江,幸好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遗失的背包、及时上报,自己才迅速领回失物,并及时赶上高铁。

据了解,作为4号线终点的地铁武汉火车站,拾获乘客遗失物品时有发

生,失主多数为赶火车的乘客。对此车站建立联动机制,车站所有岗位、全线各站点快速联动,积极联动铁路火车站、广场办等单位,多方式争取第一时间找到失主。

无独有偶,6月25日上午8时50分许,1号线列车到达终点汉口北站,工作人员李月诗雨清客时捡到一个红色双肩包,包内有多件贵重首饰和个人证件。值班站长宋博全站广播,全线联动寻找乘客无果。10分钟后,在滕子岗站下车出站的陈女士发现双肩包遗失,立即返回车站向工作人员求助,经过联动机制,陈女士很快到达汉口北站,背包失而复得。她拿出200元现金表示感谢,站长宋博现场婉言拒绝。